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

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“羌族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”，項目批准號：11YJA870026

2015年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“姚氏羌人文獻搜集與整理”，項目批准號：15SB0246

羌族石刻文獻集成

貳

曾曉梅 吳明冉 集釋

巴蜀書社

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

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“羌族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”，項目批准號：11YJA870026

2015年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“姚氏羌人文獻搜集與整理”，項目批准號：15SB0246

羌族 石刻文獻集成

貳

曾曉梅
吳明冉／集釋

巴蜀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羌族石刻文獻集成/曾曉梅,吳明冉集釋. —成都:
巴蜀書社,2016.12

ISBN 978-7-5531-0749-3

I. ①羌… II. ①曾… ②吳… III. ①羌族—石刻—
文獻—彙編—中國 IV. ①K287.4 ②K877.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289768 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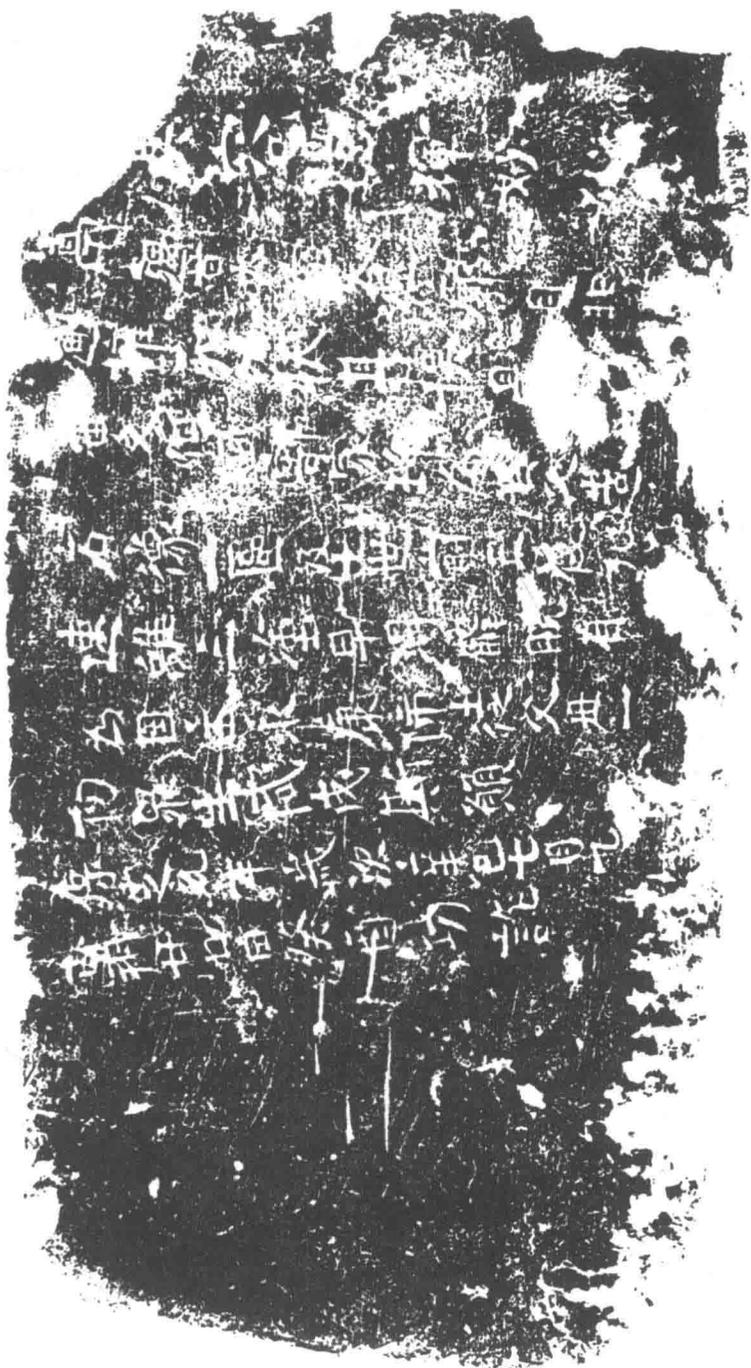
羌族石刻文獻集成

曾曉梅 吳明冉 集釋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品人 | 林建侯安國 |
| 策劃編輯 | 施維 |
| 責任編輯 | 張照華 肖靜 張亮亮 封龍 趙邦媛 張紅義 張立園 |
| 封面設計 | 周明 |
| 出版 | 巴蜀書社
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
總編室電話:(028)86259397 |
| 網址 | www.bsbook.com |
| 發行 | 巴蜀書社
發行科電話:(028)86259422 86259423 |
| 經銷 | 新華書店 |
| 印刷 | 四川省南方印務有限公司 |
| 版次 | 2017年2月第1版 |
| 印次 |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|
| 成品尺寸 | 260mm×185mm |
| 印張 | 116.25 |
| 字數 | 2800千 |
| 書號 | ISBN 978-7-5531-0749-3 |
| 定價 | 3000.00元(全4冊) |
-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工廠調換

068 雷文伯造像碑 保定元年（561）七月二十九日



說明

碑石於1927年在陝西省耀縣出土，先歸雷天一，1936年捐送耀縣碑林。1955年遷入耀縣文化館，1971年遷入耀縣藥王山碑林。碑身、頂蓋遺失，存碑座，殘缺。石高52cm，寬29cm，厚20cm。拓片高27cm，寬50cm。記10行，滿行9-11字不等。楷書。該碑又題《雷文伯造像座》。

碑文

□□真容，隱輝妙化^[1]。/□□高響，太空遼廓^[2]。自非/□□通權^[3]，无以狀其悞。是以/雷文伯減割家珎，為巳父造/石像一區，及七世前巳後死，/速離三塗，早得解脫^[4]。有/為國主永康^[5]，陟徒父母^[6]，一/切眾生，咸成斯顛。

保芝元年，歲次辛巳，七月乙/巳朔^[7]，廿九日癸酉功訖。/

著錄

1. 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8-103。2. 《西安碑林全集》卷197-1266。3. 《中國西北地方歷代石刻匯編》74。4. 《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》93。5. 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61。

注釋

[1] 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未釋“化”。

[2] “高”，《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》釋文作“亭”。遼：即“遼”。廓：當通“闊”。遼闊，亦作“遼濶”。謂寬廣博大。晉葛洪《抱樸子·塞難》：“所得非所欲也，所欲非所得也，況乎天地遼闊者哉！”^①上文，《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》作“□真容隱輝，妙化亭響，太空遼廓”。不取。

[3] “自”，《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》釋文作“目”，形似而誤。自非：如果不是。“通”上泐二字，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脫。

[4] 巳：即“亡”。漢魏石刻中習見。得：即“得”的俗訛字。“彳”訛變為“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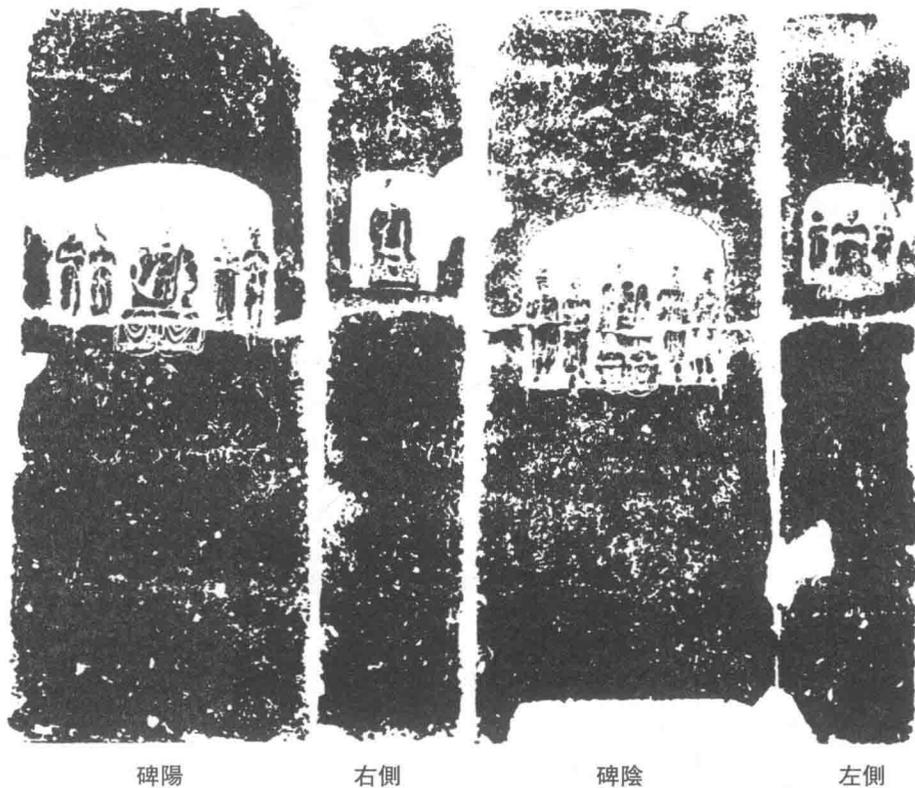
[5] 有：通“又”，二字古代常通用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作“又”，非原刻。

[6] 陟：即“師”俗字。

[7] 辛：即“辛”字。《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》未釋“朔”上之“巳”字。

① 王明：《抱樸子內篇校釋》（增訂本）卷七，《新編諸子集成》，中華書局1986年版，第137頁。

069 邑子一百一十五人造像碑 保定元年（561）九月初九



說明

碑石於1991年文物普查時，在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稠桑鄉西牆村寺廟遺址（關莊鎮楊原西牆村北60米）發現。現藏藥王山碑林。此碑殘斷為二塊，復原高156cm，寬56cm-61.5cm，厚28cm-28.4cm。四面刻，均上部開圓拱龕，碑陽、碑陰、左右側龕內分別為一佛二弟子二供養侍者、一佛二弟子二菩薩、一佛二弟子、一善跏趺彌勒坐佛。主尊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，腰前繫帶、衣裙垂於龕外，呈U形。龕楣雙層，內刻雙層蓮瓣，外刻火焰紋，上刻眾弟子聽法圖。龕下界格刻雙獅、香爐。碑陽下部刻“法華經變”，碑陰下部刻“釋迦多寶說法”及坐佛；碑右側下部刻“本生圖”。碑左側下部刻“降魔變”、發願文。記11行，滿行13-15字不等。楷書。

碑文

夫宣照幽宗，光乎遠著，敬諾聖法，/運因至感，是以邑子一百一拾許五人/等^[1]，自悼垢彰，未覩真容^[2]，述即相率，減削/微資，仰為皇帝陛下、留國公造/石

像一區^[3]，工蓋班□書之奇像，契金/剛之妙，雖多寶彰現於雙林，釋迦曜/刑於淨飯^[4]，未以遇也。仰願國祚永隆，/□□□息使諸邑子等罪結雲除^[5]，業/□□□生生遇佛，終登常樂，一切/□□□同福慶。

(上殘) 辛巳，九月甲辰朔，九日造訖^[6]。/ (以上刻於碑左側)

著錄

1. 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94年(2)。2. 《北魏至隋代關中地區造像碑的樣式與年代考證》106。3. 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62。

注釋

[1] “許”，《北魏至隋代關中地區造像碑的樣式與年代考證》作“侂”，形似而誤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脫“五”。

[2] 覩：同“睹”。

[3] 留國公：史無載。北周保定二年(562)《李曇信兄弟等造像記》亦稱“上為皇帝、留國公”^①，當是位高權重之人。可補史闕。

[4] 刑：通“形”。淨飯：指中印度迦毘羅國王淨飯王。釋迦牟尼本是中印度迦毘羅國王淨飯王長子喬答摩·悉達多。

[5] 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據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轉錄，脫“邑”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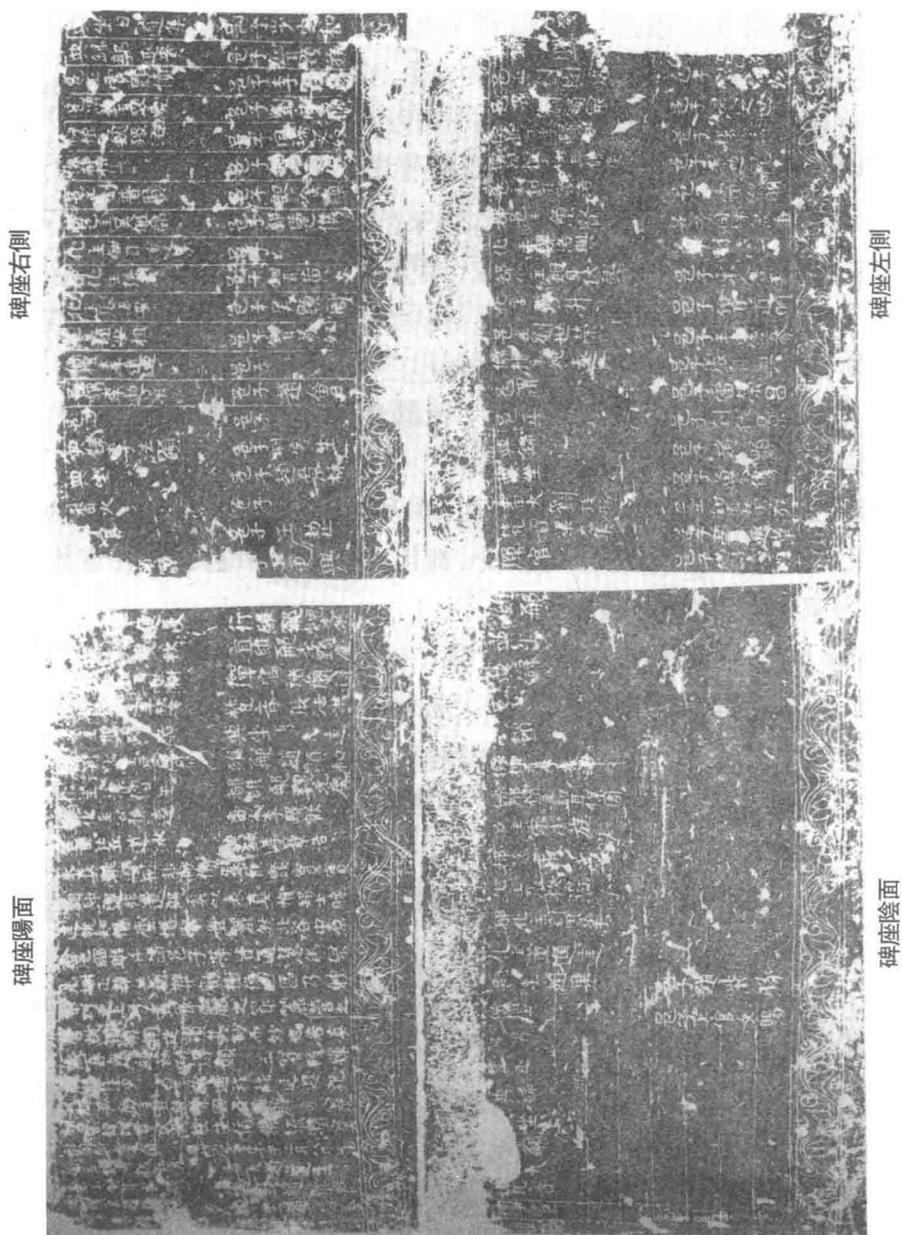
[6] 造像年代殘損，保定元年，歲次辛巳。

彙考

此造像碑，當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公佈拓片圖錄，質量不好，無法辨識，故僅錄發願文。《北魏至隋代關中地區造像碑的樣式與年代考證》亦未載題名。據碑石發現地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稠桑鄉西牆村寺廟遺址，今關莊鎮楊原西牆村北60米，耀縣南部沮河西岸。20世紀80-90年代文物普查發現一批以荔非氏、雷氏為主的西羌造像碑，如北魏中期(386-534)《荔非周歡造像碑》、西魏大統十二年(546)《荔非郎虎、任安保六十人等造像碑》、約西魏廢帝三年至北周保定二年(554-562)間《荔非郎虎造像碑座》、北周保定二年(562)《荔非興度觀音造像座》、北周(557-581)《蓋男花造像碑》、隋開皇十年(590)《馬僧寶等五十人造像碑》，說明北魏至隋代，此處為西羌村落。“西牆”或是“西羌”的轉音。

^①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：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(8)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108頁。

070 鉗耳世樹造像碑座 保定二年（562）二月初八



說明

碑石 1987 年出土於陝西省銅川市耀縣演池鄉呂村磚瓦窯北佛爺廟，廟已毀，1989 年 11 月 18 日移至耀縣博物館，現藏藥王山碑林。僅存碑座，高 53 cm，寬 83 cm，厚 65 cm - 68.5 cm。四面刻，碑陽刻發願文，餘每面題名。記 12 行，滿行 14 字。楷書。

有縱橫界格。記和題名上下刻雙綫框，內刻蔓草紋。該碑又題《邑子一百零一人等造像碑》《鉗耳世樹造像記》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刊佈拓片，逐錄發願文，未載題名。

碑文

夫真軌潛形，非昉像焉能顯實^[1]。實/相冲邃^[2]，非遺既奚以表真^[3]？惟娚士曉/達曉知^[4]，愾塵愾翳豈戢然^[5]。北谷中原，/合邑緹維^[6]，并諸邑子等，皆通慧幽宗，/志樹正契，共相弊勸^[7]，樹像一區，乃聘/眾巧之上巧^[8]，盡眾嚴之眾麗^[9]，營之/營就，罔有罔匹^[10]。讚其妙而妙也，若真/儀再應^[11]。緣茲功得^[12]，類三寶隆輝，/輝 [隆] 法界^[13]，皇帝延祚，祚延遐祀^[14]。/公卿尹庶，彝純保國^[15]；乃辟群司^[16]，寵/加榮祿。師尊父母，生生值佛，流潤藁/形^[17]，同斯慶顛。

周保定二年壬午二月八日訖。/

□□趙侯受^[18]，/□□鞏雙杵，/□□ [鉗耳] 世樹，/像都檀主李杵女，/象主邢歸洛，/都邑化主豆盧榮，/化主梁僧王，/都化主公孫遠，/邑師比丘道冰^[19]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陽面發願文右側上層）

行維駝魏元榮，/直維駝李顯慶，/彈官褚蘭得，/梵音張法洪^[20]，/典坐潘長遠，/維駝趙顯和，/都維駝魏元慶，/香火李歸歡，/典錄李景洛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陽面發願文右側下層）

化主鉗耳拔慶，/邑主鉗耳丞明，/像檀主趙智保，/像檀主□僧□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陽面發願文左側上層）

香火趙道生，/典錄趙顯貴，/典坐趙阿含，/維駝李清奴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陽面發願文左側下層）

維駝，/典坐，/典錄，/邑正，/邑謂^[21]，/像檀主李喜洛^[22]，/像都檀主鉗耳保周，/邑主宋小族，/都邑主，/化主張杵得，/都化主劉思菓，/化主董進達，/邑主趙果，/像檀主，/邑謂，/邑正，/典錄，/典坐，/維駝，/香火，/梵音，/彈官，/□維駝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陰面上層）

邑子趙柴勝，/邑子上官女賜，/邑子劉買女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陰面下層）

□□李登□，/典錄□騰□。/邑正劉樹落，/邑謂劉頌眾，/像檀主李歸敬家，/像都檀主鉗耳傳度，/邑主鉗耳顯洛，/都邑主魚賢，/化主魏洛興，/都化主鉗耳伏興，/化主張升，/邑主劉世榮，/像檀主姚遠，/邑謂，/邑正，/典錄，/典坐，/香火劉族勝，/梵音梁元集，/彈官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左側上層）

（上溯1行）/邑子□□□，/邑子梁定世，/邑子楊念，/邑子朱迴龍，/邑子雷仏明，/邑子同瑋衆香^[23]。/邑子□□□，/邑子宋舍玉，/邑子鉗耳道明，/邑子王惠

纂，/邑子張引興，/邑子雷榮昌，/邑子劉伏景，/邑子趙顥，/邑子龔儁，/邑子鉗耳榮族，/邑子韋延莫，/邑子□□望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右側下層）

典坐田道集^[24]。/典錄郭延貴，/邑正賈顯慎，/邑謂鉗耳顯慶，/像檀主魏狼洛，/像都檀主，/邑主劉普賢，/都邑主吳雙郡，/化主鉗耳遵葉，/都化主張成，/化主張法安，/化主趙安祖，/像檀主李進迴，/邑謂李迴景，/邑正，/典錄李法顯，/典坐，/香火，/彈官，/（上泐）碩勛^[25]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右側上層）

邑子步定和，/邑子鉗耳顯族，/邑子李顯文，/邑子劉啓□，/邑子同瑋叉奴，/邑子鉗耳□□，/邑子殷舍顥，/邑子郭邕儁，/邑子，/邑子鉗耳黃支，/邑子吳顥周，/邑子鉗耳苟奴，/邑子，/邑子趙會，/邑子，/邑子形容生，/邑子趙景林，/邑子，/邑子王整^[26]，/邑子丁丁更興^[27]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右側下層）

著錄

1. 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94（2）。2. 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63。

注釋

[1] “非”下一字似“昉”，效法，仿效。顥：即“顯”的俗訛字。下同。此造像中還有“顥”，亦是“顯”的俗字。

[2] 遽：當是“邃”的俗字。

[3] “遺”下一字有泐痕，似“睨”，視也。

[4] 𡗗：即“智”字。構件移位，成異體。

[5] 第二個“昏”下一字泐，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睨”，或“腎”，均不妥，似“瞽”。从目，敫聲。本义，眼睛昏花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只錄發願文，沿用“睨”字。戠：即“戠”字。

[6] 罽：即“綱”的俗訛字。綱維，猶綱領。比喻法度。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：“不以此時引綱維，盡思慮。”^①

[7] 𡗗：即“契”字。𡗗：即“獎”字。構件“大”，演變為“升”。獎勸，鼓勵，勉勵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釋“𡗗”作“將”，非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沿誤。

[8] 𡗗：即“取”字。古同“最”。

①（梁）蕭統編，（唐）李善注：《文選》卷四十一，《中國古典文學叢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857頁。

[9] “麗”，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所”，誤。

[10] “罔”，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罔”；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作“罔”，誤。罔：即“罕”字。匹：相配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未釋。

[11] “真”下一字，泐蝕不能辨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儀”，錄以備參。“再”，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舟”，非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沿誤。

[12] 功得：即“功德”。佛教語。《大乘義章·十功德義三門分別》：“功謂功能，能破生死，能得涅槃，能度衆生，名之為功。此功是其善行家德，故云功德。”^①多泛指念佛、誦經、佈施等事。

[13] “法”上二字泐，首字似“輝”。第二字泐蝕嚴重，已無法看清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隆”。下文“延祚”續文“祚延”，此“隆輝”續文“輝隆”，可取。

[14] “皇”，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當”，非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沿誤。遐：即“遐”的俗字。

[15] “公”下一字泐，復核拓本，似“卿”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耶”，非。彝：清晰，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彝”，同“彝”。

[16] “辟”上一字泐，似“乃”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為”，非。

[17] 稟：即“稟”的異體字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稟”，通“稟”，非原刻。“形”，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彩”。據拓本，似當釋作“形”為妥。稟形，謂天賦的形貌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釋“稟形”作“稟彩”，沿誤。

[18] “趙”下一字泐，似“侯”。以下題名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均未錄。

[19] “道”下一字，左半泐，似“冰”。

[20] 梵音：佛、菩薩的音聲，也指佛事活動時歌咏贊頌之聲。此為管理佛教音樂的人，乃首見。同北魏“貝匿”一職。

[21] “維那”“典坐”“典錄”“邑正”“邑謂”等後未刻字，疑備需時補刻。下同。

[22] “喜”下一字，觀拓，右半存劃痕似“各”，是“洛”字。

[23] “衆香”，疑指“同瑋”眾香客。但碑右側又題“同瑋叉奴”。從題名習慣看，“衆香”，應是人名。

^① 《大乘義章》卷十四，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34 年版，第 751 頁。

- [24] “坐”下一字，存右半，觀痕，似“田”。
- [25] 此行存兩字，上字左半殘，似“碩”。其下一字，似“勛”。
- [26] 𠄎：即“整”的簡筆俗字。
- [27] “更”上一字，右邊有泐花，似“丁”。

彙考

北朝時期，佛社造像是民間造像的一種重要形式之一。造像人以在家信仰佛教的俗人為主，發起者與核心人物往往是佛社首領邑主（都邑主），也多是豪強地主，而維那（都維那）、化（花）主（都化主）、香火主（都香火主）、齋主（都齋主）、邑政（正）（都邑正）、邑謂（都邑謂）、典錄（都典錄）、典坐（都典坐）、佛堂主、都像主、邑師眾佛職人員和邑子則大多數依附於邑主，這種尊卑關係的體現實際上是世俗門閥制度在結社中的反映。此造像碑四面刻供養人題名，存 130 人，待後補的維那、典坐、典錄、邑正、邑謂等就有 24 人，在同時期造像中實屬少見。題名鉗耳氏的 15 人，有 6 人為像都檀主、像檀主、邑主、都化主、邑謂等；姚氏有 1 人為像檀主，表明該村落羌人鉗耳、姚氏社會地位較高，是佛社的核心人物。而同瑋、雷氏只是邑子，社會地位略低。

071 荔非興度觀世音造像座 保定二年 (562)



碑座陽面



碑座陰面



碑座右側



碑座右側

說明

碑石於1991年文物普查時，在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稠桑鄉牆村寺廟遺址（關莊鎮楊原西牆村北60米）發現。僅存碑座，高44cm，寬63.8cm，厚63.2cm。碑座上刻蓮花及雙獅。四面刻，陽面刻發願文，文末刻一牛車騎馬出行圖，題“荔非胡仁妻雷玉姜”。泐蝕嚴重。餘每面刻題名。記13行，行字數不等。楷書。該碑又題《西牆村荔非興度觀世音造像座》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刊佈拓片，逐錄發願文，摘錄題名。

碑文

□身□靜，邃理寂寥。妙達□為，而無不為。故鹿苑金輪^[1]，而及引以濟倍^[2]，雙樹□法以顯究竟^[3]，以問□蕩，□□及大千條煩□子□□，/祇菌滅影^[4]，鸞岳淪光^[5]。而成□言不隧，妙像可追^[6]。是以□可大檀越。荔非興度於/[保定]二年，歲次壬午^[7]，/□□□石，為亡息胡仁造觀世/音像一區，比狀倫輝，曾□/□□，所以問□耶，倒□□/□□者也。/

荔非胡仁，妻雷玉姜^[8]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陽面）

（上泐）龍相高/（上泐）取替^[9]，/□兄李嵩哲，弟子神音，/□□□賈磨仁，/□□荔非他世，/□兄荔非明昶，/姊荔非容妃，/姊荔非光妃，/亡姊荔非明堂，/亡兄荔非生儁，/亡兄荔非保娚。/

姑荔非含花，/姊母雷雙媚^[10]，/□姊荔非儁達，/姊母同瑋宜男，/□寧遠將軍、員外侍郎、前郡/[功]曹荔非顯樹^[11]，/□母蓋男花^[12]，/□母雷娥媚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陰面）

（上泐）□母鉗耳□，/（上泐）□□□，/（上泐）母鉗耳，/姊祖阿帛，/姊祖母雷，/弟儁達，/□□母劉景妃，/□□雷永輝，/□雷政洛，/□劉春玉，/（上泐）芬洛，/□□彌姐醜女，/□雷安呂，/□□迴樹，/□□□睹女，/（上泐）妃，/□□容妃，/姊雷容粲，/姊母傅蓮容，/姊母褚，/雷阿歡，/母雷明花，/□□縣令雷龍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右側）

□母楊春花，/義襄威將軍、虎賁給事義士統/軍荔非興度^[13]，/[姊]祖前郡忠正丹州永寧令、丹州主簿、/淮州顯爛縣令、板授益州漢陽郡守荔/非郎帛^[14]，/姊祖宣威將軍、前板授淮州南方縣令、/石授安州重城郡守荔非市郎^[15]。/

[曾]親雷宜王，/姊祖周帛，/祖親鉗耳豐姬，/□□□歡，前當陽縣功曹/□□鉗耳伯朱，/□祖泉琛^[16]，/□彌僧界/（上泐）僧和，/（上泐）伯，/（泐1行）。/（以上刻於碑座右側）。

著錄

1. 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1994（2）。2. 《全北齊北周文

補遺》67。

注釋

[1] 鹿苑：即鹿野苑。《洛陽伽藍記·法雲寺》：“摹寫真容，似丈六之見鹿苑。”周祖謨校釋：“鹿苑，又名鹿野苑，佛成道後說法處。”^①金輪：佛教語。輪，古印度戰爭中使用的武器之一，擁有無敵的力量，為四輪之首，領東南西北四洲。

[2] 倍：即“俗”字。濟俗，救治世俗之弊。“引”上一字，似“及”，通“汲”。“及引”，亦即“汲引”，引導；開導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作“汲”，非原刻。

[3] 雙樹：也稱雙林。釋迦牟尼入滅處，亦指釋迦牟尼佛。“法”上泐一字，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脫。

[4] “煩”下一字泐，存右半。擬“成”或“或”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脫。“祇”下一字泐，似“菌”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菌”，形似而誤。

[5] “岳”下一字泐，觀存痕，似“淪”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淪”，非。

[6] 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未釋“成”。妙像：亦作“妙象”。莊嚴之像。佛教多用以指佛像。

[7] 下文“妻雷玉姜”，名見北周（557-581）《蓋男花造像碑》，知荔非興度造像時在北周。又，北周保定二年，歲次壬午。據之補“保定”二字。

[8] “雷”上一字，似“妻”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委”，非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沿誤，並摘錄以下題名。同一地點出土的北周（557-581）《蓋男花造像碑》“亡兄妻雷玉姜”，即荔非胡仁“妻雷玉姜”；“亡兄”，即荔非胡仁。

[9] “朞”上一字，右上微殘，似“取”。

[10] “母”上一字殘，存痕似“尗”，即“叔”。題名中可辨識的叔祖、叔、叔母11人。

[11] 此碑與大統十二年（546）《荔非郎虎、任安保六十人等造像碑》，出土於同一地點，所題“荔非顯樹”應為同一人，泐蝕處可互補。據西魏北周軍號散官雙授制，“員”上原刻脫“右”字。“曹”上泐一字，為“功”字。原刻“員外侍郎”，乃“員外常[侍]”之誤。待：即“侍”的俗字。漢魏南北朝石刻中“彳”“亻”常混用。

[12] 蓋氏，族源有三：一出自姜姓，以邑名為氏；二出自盧水胡人；三出自蓋樓氏複姓改單姓。碑石出土地陝西省耀縣，早在十六國時期，漢、氐、羌、匈奴屠各、盧水胡、鮮卑等就聚居於此，北周時其分佈亦大抵相同。此蓋氏應為盧水胡。

[13] 虎賁：官名。掌侍衛國君及保衛王宮、王門的官。東漢時置，為虎賁中郎

^①（北魏）楊銜之撰，周祖謨校釋：《洛陽伽藍記校釋》卷四，中華書局1963年版，第154頁。

將，歷代因之，至唐廢。“統”下字殘，疑“軍”。統軍：官名，北魏末軍職。

[14] 𪔐：即“剛”字。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釋作“繹”或“嶧”，均非。又，釋“丹”作“舟”，非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沿誤。“淮”，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准”，非。題名荔非郎𪔐，與西魏大統十二年（546）《荔非郎虎、任安保六十人等造像碑》、保定二年（562）《荔非興度觀世音造像座》中“荔非郎𪔐”，官職一致，當為同一人。

[15] “板”字清晰，《耀縣新發現的一批造像碑》作“報”，非。板授：魏晉南北朝時地方軍政長官等不經朝廷正式任命、自行選用的官員。《全北齊北周文補遺》僅錄荔非顯𪔐、荔非興度、荔非郎𪔐、荔非市郎姓名及職官名。

[16] “永”下一字泐，細審拓片，似“璫”，即“璫”字。碑右側題名，以“□親雷宜王”居中，左右分書、鐫刻荔非氏祖親、叔祖職位和姓名。“親雷宜王”上泐一字，其左題“叔祖周𪔐，祖親鉗耳豐姬”。“祖親鉗耳豐姬”為祖母，推之，雷宜王應為曾母，是該造像題名中輩分最高者。其上泐蝕一字，當為“曾”字。曾親，即曾祖母。碑陰左刻姑、叔母、□母等長輩，右刻亡兄、亡姊或兄、姊等晚輩，及“□寧遠將軍、員外侍郎、前郡[功]曹荔非顯𪔐”，題名方式為左書。為便於了解原石題名原貌，從右向左依次逐錄。題名中含“𪔐”名者有3人，即“叔祖周𪔐”“叔祖阿𪔐”“郎𪔐”，表現了荔非氏俗尚威武勇猛。下文“□彌僧界”等題名泐，疑沙彌題名。

彙考

該碑是像主荔非興度家族設齋造像，題家族成員五十餘人，包括曾親（曾祖母）、祖親（祖母）、叔祖、叔祖母、父、母、姑、叔、叔母、兄、姊、亡息等。家族成員任“□□寧遠將軍、員外侍郎”“義襄威將軍、虎賁給事義士統軍”“前郡忠正丹州永寧令、丹州主簿、淮州顯剛縣令、板授益州漢陽郡守”“宣威將軍、前板授淮州南方縣令、石授安州重城郡守”“前當陽縣功曹”等職，當為羌中顯赫家族。從婚姻狀況上看，荔非氏多娶鉗耳氏、雷氏、同瑋氏為妻，內婚制為主流。同時，也有外婚制，如娶盧水胡蓋、劉、傅氏等為妻。此造像碑與北周（557-581）《蓋男花造像碑》同出一地，後者題“亡母蓋男花，亡母楊春花”，即此造像的“母蓋男花”“楊春花”，表明蓋氏居羌村，與羌人荔非、雷氏互相通婚。前碑“荔非胡仁妻雷玉姜”“亡姊荔非明堂”，即後碑“亡兄妻雷玉姜”“亡姊明堂”。兩碑現存題名四人相同，說明荔非、雷、蓋氏共同造像，從事佛事活動，傳承有序。

072 同瑋延樹等造像碑 保定二年(562)



右側(局部)